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 第三十一回 玉面虎作伐求淑女 小神仙賣卜相英雄

近來杯酒起常遲，臥看南山改舊詩。閉戶日高春寂寂，數聲啼鳴在花枝。

話說張珏在廳上戲弄眾人，令他等團團亂跑。眾人齊聲哀求：「神仙爺爺不可相戲了，弟子們實在跑不動了，再跑腿要折了，求神仙爺爺饒恕罷。」張珏聞言，倒念真言，眾人方住了腳步。眾人只聞張春儀大喊一聲：「疼殺我也。」眾人回頭一看，見他兩個耳朵不知去向，血淋淋流下兩頰，原來被張珏割去。眾人吃驚不小，見張春儀那杯酒內，浸著血淋淋兩個耳朵。眾人害怕，皆掩著兩耳。此時張春儀暈迷在地，趙家家丁把他扶起，送他還家。

再言張珏也就暗中帶著晉小姐送回晉家莊。晉家內宅，聽見晉老安人哭罵不休，遂在暗中高聲說道：「下面聽真，休要哭罵，吾神乃是月下老人也。晉驚鴻與趙德本無姻緣之分，總是晉游龍誤信張春儀之言。今已將張春儀在趙家處治，晉驚鴻現已帶回，應與桑黛匹配良緣，後有夫人之分。爾家宜善保護，使駱姓為媒，不可再誤。吾神再飭令桑黛轉請杭州李廣前來作伐。趙德明日既將庚帖送還，晉驚鴻交付與爾，吾神去也。」遂將晉小姐放出。晉老安人聞空中有人說話，正在疑惑，忽見驚鴻女兒已坐在樓上，形容委頓，憔悴堪憐。遂跑至近前，抱驚鴻於懷，呼喚：「我的兒，總是你不肖的哥哥誤你。今既蒙神人指示，說你應配桑黛，但不知桑黛究是何人？還教我請駱姓為媒，莫非駱太太認得桑黛嗎？」晉小姐雖然委頓，心中明白，一睜眼，見己身已在母懷。聞母所言，心中暗喜，遂假裝不知，口呼：「母親，你女兒莫不是身在夢中與母相逢？」晉老安人口呼：「女兒休得疑惑，是月下老人將你送回家，言說你應配桑黛，教為娘的請駱姓為媒。我想駱姓只有駱夫人，難道他認識桑黛？」遂令人請駱夫人至，說明原委，求駱夫人為媒。駱夫人贊成說：「這桑黛是老身親戚，明日我命舍姪駱照向他去說知，使他登門求親，我之舍姪作一冰人。這桑黛生得一表非俗，與令愛匹配，真是天生成的一對玉人。可喜可賀！」晉老安人聞言大喜，令人將小姐送回臥室安歇。這且不表。

再言張珏回到蓬萊館，將戲弄張春儀說了一遍，眾人聞言笑得心痛。復將晉小姐送回晉家及假托月下老人指示的話述了一遍，大家贊賞不已。當晚開懷暢飲，直至半夜，方席散，各自安歇。

次日，李廣帶同駱照、桑黛已到晉家門前，門上人一見，暗想：「怎麼這三個人又來了？」心中疑惑。李廣說：「晉家管家，你去稟知老安人，就說杭州李廣及駱照、桑黛求見，請汝家老安人及你家少主人會話。」門丁答應，進內宅，暗想：「昨日他三人前來，摔砸大鬧，今日又來要見老太太，令人不解，是何緣故？」來至內堂，即將李廣之言稟明瞭太太。晉老安人聞稟，笑逐顏開，遂令人去請駱太太，又令人去喚游龍前廳會客，又令家丁不可慢待。眾家丁答應，出來即請李廣三人。

在廳上坐不移時，游龍出來相陪，家丁獻茶。李廣向游龍口呼：「晉仁兄，昨朝造府，駱賢弟殊多魯莽，尚望勿罪。今日前來，一為登門謝罪，一為令妹姻事。昨夜小弟奉月下老人指示，言令妹終身應配桑黛賢弟。吾兄誤信張春儀之言，許字趙德，未免大錯。已經將令妹送回，囑令小弟前來作伐，並帶同桑賢弟登門求婚，未知吾兄尚以神言為然否？小弟是遵奉月下老人法旨，特地前來。吾兄可稟知令堂，小弟等靜候佳音。」晉游龍聞言，自覺慚愧。若待不允，自己妹子昨日果是從空中有人送回，而況今日趙家已將庚帖送還，並言張春儀被割去兩耳，毫無一點虛假。若待應允，桑黛是我仇人。心中正然遲疑不決之際，忽聞閃屏後喝道：「不肖畜生，何必狐疑！總是你種種胡為，害你妹子出頭露面。幸有神人相救，險些誤了你妹子終身。昨夜月下老人指示為娘，你妹子應配桑黛，令為娘請駱公子作伐。為娘已應許了。今日李公子奉神人指示，同駱公子到此與你面談，爾還狐疑什麼？女兒是我生的，須我作主，不能由你。急速應允才是。」游龍被斥，含愧向李廣口呼：「李兄，小弟領慈命，當遵台命便了。」駱夫人在閃屏後向駱照說：「姪兒，李賢姪既作男媒，你便為晉府女媒罷。」駱照答應。李廣令桑黛與游龍二人行了結親之禮。李廣說：「昨是仇仇，今為姻戚了。可喜，可賀！」李廣向游龍說：「既蒙允諾，今日匆匆，後日當既行盤，求賜庚帖。」游龍首肯。李廣三人告別，游龍相送出門，大家一揖而別。

李廣三人回到蓬萊館，向眾弟兄述說一遍，大眾皆歡喜。至第三日，行了盤，駱照僱妥了船，將孀母、妹子並接到慈雲庵。又搬取叔父靈柩，賞了老尼白銀五十兩。先送孀、妹回淮安去，約期來年到杭拜謁李廣。在途中巧遇拐騙行裝的惡僕駱元，把他送官懲辦，所有失去財物，仍然取回，方回淮安而去。不必細表。

李廣等眾人收拾行裝，仍到揚州觀看打播的去。話休繁絮。到了揚州，將招英館帳目大略拂理了兩三日，即一同出城，至平山堂看打播的。眾人坐在茶棚飲茶，胡達、廣明二人坐不住，便各處閒遊。走至播台北首，見布棚下坐著一個先生，頭戴道巾，身穿鶴氅，唇紅齒白，清秀無比。旁掛一面招牌，上寫「相命如神」四個大字。廣明走進棚口呼：「先生，給灑家相一相，看先生的相法如何？」先生笑道：「和尚，你不用相，我知你名喚廣明。」廣明聞言，心中佩服，說：「先生，你怎知我名？」先生說：「我善知過去未來之事。」胡達也走近一步，說：「先生你給我相一相。」先生說：「你也無須相，我知你家住山西，姓胡名達，綽號煙葫蘆。近來添了一件心事，終日記念著甘家十二姑。」這一夕話，說的胡達、廣明二人伸舌，掉轉身跑到茶棚李廣面前，口呼：「大哥，那邊來了一名神仙。」遂將那上項事言了一遍。李廣聞言，隨出茶棚，走到那裡。那先生一見李廣，便站起身笑迎出來，口呼：「小孟嘗，在下久仰。幾時由杭到此？」李廣聞言，心中驚駭，口呼：「先生相命如神，屈尊大駕，至敝寓一敘何如？」那先生說：「當得領教。」遂收了招牌，便同李廣走到茶棚，喚了眾家兄弟，一齊進城。